

李 晓

同城旅馆生活

旅馆,是我对某种生活状态的冥想,旅馆里曾经短暂寄托过我随身带的包裹,却长长漂浮着我在异乡风尘仆仆的微温气息。

白云游动中衬托得乳色般的天幕下,有一间旅馆安卧在林徽因住过的北总布三号院的四合院里,来看看它的模样,“一条枯枝影,青烟色的细瘦,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。”还有郁达夫住过的旅馆,在北方一座老城的巷子里,青砖灰楼,那楼是老板,走在上面微晃颤动,恍若有时光的粉尘簌簌而落,在小旅馆的窗前有几枝峭立枝头的梅花在引颈张望,仿佛是在含羞偷看小旅馆里住的客人,那一夜,北方小城一直没停下的雨水把小旅馆的老墙浸泡得温润柔软,凌晨时分郁达夫写完了《青烟》,地上散着兴奋过后的疲惫烟蒂。还有沈从文描写的湘西山脚旅馆,那些山夫力子一倒床就鼾声四起,与月光下银绸般延伸的山溪水声呼应着。

这些在时空中显影的旅馆,成为我对旧日时光里的牵挂与念想。我住在一个城市里,偶尔有灵魂出窍的陌生与疏离。七年前,我在这个城市养成了一个习惯,一个月里,我要选择同城的一家旅馆去住上几宿,我随身带的,就是一把剃须刀。因为每天早晨我要刮胡子,说是胡子生长旺盛的男人,也是欲望重重的人。

我寄生的这个城市,陪伴着它,已二十多年。我不能说,我熟悉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街一巷,洞穿了它每一扇窗户下的秘密,但我在黑夜里几乎可以闭着眼睛穿过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。有很多亲切的大树,生长成我亲人的模样,我时常都要拥抱一下它们。有很多老馆子,成为我的个人食堂。当然也有消逝的老澡堂,冲洗过我一去不再的忧伤与污浊之身。

我有时觉得,这城市就是为我这一生量身定做。不过,这种想法也往往随气候和情绪而改变。比如有时在小城雾天里行走,望着雾中影影绰绰的人影,感觉自己是一个突然闯进来的异乡人。等大雾散去,我才梦游一般回到了城市。我对这个城市的感受,亲热而隔膜,热情而寡淡。身在家中,我有时感觉也是住在旅馆的微微恍惚。有几次,我在马路上努力回想一些亲人的样子,却模糊了,他们似乎都在我的记忆里模糊的老胶卷一样不能清晰显影。我想把自己与家隔一条河流来重新打量。

这一生,路过人间,我也是打了几瓶酱油最终要告别的人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么,就让我漂泊的感受,再强烈一点。

自我养成了每月在同城旅馆居住几晚上的习惯后,我的一些生活方式回到了从前。比如住在旅馆里,我看电视连续剧会入迷,要是家里,我会带着轻蔑的表情。我按时刷牙,洗澡,呼呼大睡。有时,我也在孤灯下,用手去摩挲着墙壁,无非是想留下我的印记与气息。有次我半夜起来,看见床头柜上,居然有一行模糊小字:卢小妹儿、张三挂在此一住。是一对私奔的恋人,情旧,还是一对乡下进城卖了鸡鸣蔬菜不能赶回去的夫妻?

我住的那些旅馆,大多是寻常人家开的私人小旅店,这让我有一种身在古代的感觉:灯光昏暗,蒸笼里的肉包子冒着热气,一条狗吐出舌头……一旦在外居住,我提前就关了手机,免得受到吆喝,人为什么要在一起聚众吃吃喝喝,对自己清净的胃也太不尊重了。当我住在旅馆想家时,我会在半夜趺拉着拖鞋跌跌撞撞回家,我那时感到特幸福,我不是一个流浪的人,我是有家的。在家中,哪怕黑灯瞎火里,我依然能找到牙膏牙刷、泡菜坛子、酱油、味精、老陈醋还有赵四送来的山胡椒面。

在那些旅馆里,我还结交了不少乡下人、小生意人、自称是流浪艺术家的人、催款逃债的人……有一回,我居然碰到了一个每天坚持写一首诗的流浪诗人,他为我在小旅馆里朗诵了一首新鲜出炉的诗,喝着啤酒喝着卤鸭肉,我们都热泪盈眶了。我早晨起来想同他道一声别,他却还在鼾声如雷。我感觉如此大的鼾声,要把他的下嘴唇打肿的。

夜，在诗意中摇曳

王发宾

晚上,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无意中和春天连在了一起
解冻的大地正缓缓挺立 十五的月亮荡漾着河水 骚动的心汹涌着
岸,靠近了与海的距离 时光,大步地向前走 几颗星顶破了大地
鹅黄般的细语跳上了柳枝 柔软、细腻、垂下新思 夜,在诗意中摇曳



近乡情更怯

“每个人都有个故乡,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”。乡愁的名片里,记录着一个个兄弟姐妹的名字,记录着旭日东升,父亲早已开始忙碌的身影,记录着月上柳梢头,母亲的一颦一笑,一举一动。

乡愁,总是牵连着故乡的一滴一滴,一花一草,一人一木。乡愁是人类心

底永恒的情结,是诗人笔下不尽的主题,是中国文化中令人瞩目的篇章。

“人之有宗,如树之有根,水之有源。寻根问祖,从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孝思传统。”本期,选登两篇思乡作品,与读者共赏。

——编者按

漫漫回乡路

心,只在这一处,把身心俱融入到肃穆宏大的氛围之中。从蹒跚的幼儿到耄耋的长者,无不那么地虔诚;凝望,默哀,上香,叩拜……六七百人的队伍,也许我们不够齐整,但我们的心是空前一致的,这就够了。

我曾无数地次想到“寻根问祖”这个词。那天,族人聚餐后,我立于祖籍地,四下里,但见山丘起伏,田园成片,溪流淙淙,村居环绕,我在想,我的祖父,到底出生在哪一个村子哪一间屋子里呢,我的祖先,又曾在哪一方田地里劳作过呢,如今,他们又安眠在哪一处呢?心有戚然,我很想去找一找他们。幸有泽旺宗亲和他的父亲为我们领路,去了一座小山。踏草丛,披荆棘,钻树林,爬坡过沟,我看到了许多上

祖屋

红旗在远山的腹地迎风招展,山底小学下课的钟声响起,放学的孩子们奔出校门,竞相追逐着往家赶。转身之间,我便看到晒谷场的木墩上,孩子们摊开书本,匆忙赶做功课的情景。而孩子们的身后,永远是母亲欣慰的眼神。

乡间如此幽静。巷道上一声声牛铎响起,晚归的村民打着拖车往家中走去。父亲蹲在门前的草垛旁嚼着煨熟的老玉米棒。母亲正在炉灶边生火做饭,房檐上的炊烟在夕阳下闪闪发亮,柴火的味道在四周漫开,那种醺醺的味道,令人感到温暖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在这座破旧的养老院里,母亲是永远的主角。那袅袅的炊烟,熏白了她的发

鬓。而今,屋檐下做针线的奶奶早已作古,她坐过的石凳孤独地立在那里。许多次,我走近它,都能感受到奶奶的身影。母亲也在老去,她的脸庞有岁月雕刻的痕迹,目光日渐浑浊,但她守望儿子的眼神不减当年。而在落日的余晖里,母亲不堪负重的身影时常让我寝食难安。

又一年的春天,在一阵绵绵的细雨中,祖屋的土墙在一天夜里轰然坍塌,整座祖屋的篱墙倾斜在风雨中。母亲几次想找人将墙再垒起来,但终未能如愿,这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如今,由于搬出祖屋多时,划新宅基地吃紧,祖屋占据的地盘便成了叔伯之间相争的一块风水宝地,他们彼此撕破脸皮,



对时间的珍惜就是对成本的节约。

赵春青 画

莫景春

青青的石板路,在南方,在乡下,随处可见,仄仄的台阶,弯弯曲曲地向前拐着,不知道它从哪里来,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,远远地,它就消失在一座连绵大山脚抑或一片绿绿的稻田中。但不管这青青的石板路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它都要悄悄穿过一个古朴的村落或一条安详的老街,在那里,它小心翼翼地过,拾掇那些被岁月遗忘在石缝中的故事,串成一串清淡而悠久的记忆。

青青的石板路行人总是三三两两的,只在晨光初现的时候,路上有些热闹;赶着牛的,背着篓的,行色匆匆。脚步声不断,吆喝牛声声,沿着这条青青的石板路,一—地消失在朝雾迷蒙的尽头,只留下串串清脆的脚步声,回响在空荡荡的村寨,慢慢地,热闹归于沉寂,路上这剩下偶尔走过的行人,大家都默不

作声,打个照面,头一点,脸露出一个微笑,便擦肩而过。石板路只有孤独的青草默默地等待。

夕阳西沉,日照到青青的石板路上,光被反射回来,路像一条白花花的路,让人眩目。在夕阳灿烂的霞光中,一头老牛慢慢地出现了,摆着尾巴,紧接着一个扛着犁耙的老农出现了,静静地,直直地,定格在霞光里,仿佛是一张精美的剪纸,接着“得得”地脚步声近了,你抬头一望,是种田晚归的农人。青青的石板路犹如村村寨寨的一道道音符,勤劳古朴的山民们,每天用坚实的脚步在踏响日出而作日落而

息的旋律,代代相传,长盛不衰。

此时青石板路两旁的房子都袅袅地飘起一缕缕炊烟。原先徜徉在路上的老母鸡不见了,这丝丝青烟飘荡在青青的石板路上,到处弥漫着青青的迷蒙。若是农闲时节,散谈的人便三三两两地摇晃在这青青的石板路上。这条路这屋前,到处摆有青青的石凳石椅,他们坐这儿,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大袋烟,任一缕圈圈的烟在眼前缠来绕去,或者捧着一大碗茶“咕咚咕咚”地喝着,绝没有文人墨客很雅致地轻抿一口的雅兴,他们只求得痛快淋漓。

夕阳下的石板路

百姓安,这是自古的真理。再想起我们的族谱,上修还是在清末(1895年),如今,一百多年过去了,我们家族又繁衍了五六代,达到几万规模,以至于有的世系不明,有的几近失考。当下,欣逢盛世,国泰民安,修谱建祠,成了我族人的迫切希望;也正是借着这次清明祭祖,商议修谱建祠之机,让我实现了重返故乡的愿望。

人之有宗,如树之有根,水之有源。寻根问祖,从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孝思传统。撰修家谱,其意义就在于让人了解到自己所从何来,慎终追远;便于同宗之间加强沟通了解,以增进团结,汇聚正能量,达到携手共进的目的。至于建祠,我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:一座祠堂,就是一个家族的根,从这里辐射出去的根系,无论伸向何方,伸出多远,宗祠,始终是每一个族人心头魂牵梦绕的所在,割舍不去的摇篮。正是诸多一脉相承的家族,构成了千万个社会单元,从而积攒起华夏民族五千年厚重的历史文明,形成了泱泱中华浩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
可不是么,追根求源,炎黄始祖,中华民族,便是我们最终的根最大的源。

忘掉当年的契约,都说院子有自己的一份。奶奶去世时仍为此惴惴不安,我每次走过这里,心中便感到隐隐作痛。

前段时间,我又回到村子。在经过祖屋门前时,我看到儿时那扇从未锁过的大门,被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紧紧锁着,自从父母挪出去后,这里的一切竟变得如此萧条。

门框和窗户斜靠在一边,门槛上被我们触摸得光滑的青石砖,还隐约残留着儿时伙伴们用粉笔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,以及门框围栏上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身高线。这一切,竟是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。蒙尘的时间无所不能,就这样悄然覆盖住我们童年时代刻下的每一寸成长印记。

院子里的树因为历经岁月的栽培,早已变得郁郁葱葱。苦楝树的细叶绿得发亮,紫色的碎花散落在墙头上,虽然不香,却也开得很久。花落的时候,树下常引来不少鸟雀在雨里啄食。冬去春来,祖屋也随着时光老去,飘落在风雨中,像一张寂寞的嘴巴,在风里张着,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行业景观

兴盛以后的一个说法,说是因为网购导致实体店歇菜,终归会带来就业问题。现而今看来,这显然是某些人习惯性胡思乱想的推论,虽然百货业态损失惨重,可别的产业、行当前仆后继,尤其是这间楼宇,就这等比肩接踵的繁乱人群,连商业地产也不像有萧条的样子。

对了,还有那些职业的跑腿大军。前些天有报道称,仅京城一地,快递、外卖等业态人员就超过100万。这个数据不知道是否确切,想到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快递公司的网点,估计应该不会太离谱。胡乱估算一下,说不定在总量上还增加了就业岗位。

当然了,这里不仅是货物快递这种行当,像少年儿童娱乐教育这一块,就今日所见来说,也必然有海量的人员要求。就算课外培训名下的背书、做题不时兴了,弹琴画画,踢球跳舞这些事,以现在的考试评价系统来说,在学校里是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,而静的制陶、动的蹴鞠等这种刺激智力发育的好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服务业真是个没边儿的领域,只要有人鼓噪,那道上的养生、保健以及在“跑跑线”上花钱之类,总会吸引自己,然后还容易被牵着鼻子无脑起哄……

说得有点远了,像饭菜的口味、小脑袋雕琢的难以规律化等,只要不爱质疑,或者就没有独立思考的群类有钱,滋生出来的赚钱营生是不会有边际的。

所以啊,所谓就业焦虑,或者就业难,我看就是个伪命题,要不国家现在怎么会实行二孩政策呢。

实际上行业、产业的轮换更替一直就有;裁缝铺没了,自然会有时装艺术家冒出来服务追求个性化的人群;打鸡血消失了,人们照样可以发明,或者是找到可以沉迷的新兴学问,像吃草根树皮补肝益肾,甚至滋阴壮阳啥的,不就重新焕发了青春么?更别说文诗可以美容之类的创新发明了。这不是坏事儿,大家依旧有事儿可以追求,依旧能够高高兴兴地乐此不疲……

至于未来的产业生态,哪家哪种行当会变异消失,哪门哪类买卖会兴旺发达,这些东西是财主研究的事儿,作为老百姓,最好别操这门子心,不焦虑就很好,该干嘛干嘛。

对了,我今几个是找鞋的,于是赶紧拿出手机,地图上看看哪里还存有专卖的实体店。



路旁的院子里,在瓜豆棚下,摆弄棋盘,闲敲棋子,不紧不慢,双方凝神屏息,显得那样的雍容睿智,不见人语,只听棋子“啪嗒”地落声。若是下雨天,浙浙沥沥的雨默默地冲洗着这残留在上面的污泥,若是豆大的雨点砸在青青的石板路上,开出一朵朵莲花般的雨花,很是迷人。由下而望或者自上而视,雨花一朵接着一朵,这条青青石板路仿佛就是一条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绸带,沿着石板路而下的雨,在路旁的小沟里形成一条“叮咚”的小溪,急急忙忙地跑在路的两旁,想用自己的欢快驱赶石板路的寂寞。大雨洗过的石板路,光着小脚丫漫步在上面,来回几里,干干净净,竟沾不上一丁点泥巴。

夕阳西下,村里的屋顶飘出一朵朵青色的花,那是勤快的媳妇或是母亲娴熟地烧着火。炉膛里旺旺地冒出的烟火也是很自然的,轻轻地飘出,开成一朵素雅的花。青青的石板路,悄悄地路过村寨,带着村里人的朴素而纯净,消失在绿绿的田野之中。